

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马思琦

今年8月，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的大熊猫“阳阳”诞下了一对龙凤胎。在为雌性熊猫宝宝起名“福凤”后，该动物园通过公开征名和民众投票，为雄性大熊猫幼崽取名“福伴”，意思是“幸福快乐的陪伴”，表达了当地民众的美好祝愿，也标明了熊猫宝宝的身份。

外国人学习中文时，往往也需要一个中文名字来帮助他们融入到汉语环境之中。笔者通过与一些老师和外国汉语学习者的交流，发现要起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并不容易，需要深入地了解和了解中文和中国文化。

我想有个中文名字

不论是在工作学习中，还是日常交流中，我们都需要使用名字。初到中国时，一些外国朋友就因为没有中文名字而苦恼。

维卡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她在俄罗斯学习中文时，老师帮助她将俄语名字 Viktoria 翻译成了中文名字“维卡”。从俄罗斯的中文课堂到现在来到中国留学，她一直使用“维卡”这个名字。“但来到中国以后，我发现订酒店、网上购物的时候都需要姓名信息，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中国式的名字有点麻烦。”维卡说，“所以我很想给自己取一个听起来和中国人一样的名字，那样在中国生活就更方便了。”



中文取名网站截图

据2015年浙江师范大学对在校留学生中文名字的统计，有34%的留学生和维卡一样使用中文译名。与中文姓名相比，译名可以降低对汉语的陌生感。但译名缺乏文化内涵，不够中国化，某些场合下使用也不够便捷，所以中文译名有时不能有效满足留学生们取个地道中文名字的愿望。

自己取名问题多

有了对中文名字的需要，有些外国朋友会自己取中文名字。在南开大学的留学生中，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泰国留学生为自己取名“林如意”，俄罗斯女生取名“冷若秋”，她们的名字既好听，又表现出对中国的了解。但因为对中国人取名的习惯和中国文化不够熟悉，他们自己取名时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苗笑武老师发现，外国人取中文名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盲目的现象。有的外国朋友取中文名字的时候可能只是因为某些偶然因素，比如看见某些中文词产生一时的兴趣，便借用过来，并没有深入了解文字的真正含义。有的外国朋友的中文名字的意义可能流于表面化，过于简单。另外，中文里面的同音字、同音词非常多，外国朋友由于对这方面的语言现象了解不够深入，可能在取名字的时候，会无意中让自己的中文名字跟一些贬义词或特殊意义的词汇出现同音“撞词”现象，从而闹出笑话。

钱德勒·万斯来自美国，他已经在中国上海工作6年了。他的中文名字叫万正豪。刚到中国时，为了能更好地融入中国朋友的圈子，他很想给自己取一个中国名字。来中国之前，他就很喜欢李小龙的武打电影，所以他想取名李小龙，以表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功夫的喜爱。“我第一次跟朋友说我要叫李小龙的时候，他们都笑了。他们说，在中国和名人重名是很奇怪的，但当时我的中文课上的同学都觉得叫李小龙没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不了解中国人的取名习惯。”

名字背后是文化

中文积累不足、缺乏文化理解等原因，造成了外国汉语学习者取中文名字时的困难。对外汉语教师在教



过程中会帮他们改名、取名。这不仅是为了给外国汉语学习者起好名字，还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姓名文化。

万正豪的名字就是请中文老师帮忙取的。他说：“我告诉老师我喜欢李小龙，老师说李小龙正直、有男子汉气概，中文里的‘正’‘豪’是这个意思，所以叫我‘正豪’。她还建议我姓‘万’，因为它和我的姓‘万斯’发音很像。”老师还告诉万正豪一个帮外国人取中文名字的网站，只要使用者输入母语姓名和出生年月，再选取一种想要的寓意，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中文名字。万正豪使用后才知中国人的名字都表达了一些美好的意思，名字中的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义。“我的老师还告诉我，中国人取名时要注意很多问题，比如名字的发音和声调，声调上扬的名字听起来会更响亮。而且我听说，好的名字还会给人带来好运。”万正豪说。

在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老师和中国学生也都会积极帮助留学生取名，并且十分注重名字携带的文化含义。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生张慧子告诉笔者：“我们帮留学生取名时会先问他们对中国有哪些了解，选一些跟他们兴趣有关的字。取名时还考虑他们的性格特点，或者找一些典型的、有文化意义的汉字。主要目的是取一个很有中国特点的名字，拉近他们与中国的距离。”名字取好后，老师和中国同学还会热心地向留学生解释名字的意思，帮助他们理解中国人对名字的重视。

名字，组合了不同汉字的语音、字形和语义。取一个中文名字，既是学习汉语的需要，又能帮助外国汉语学习者深入地学习汉字，理解中华文化。苗笑武老师指出：“中文名字可以帮助外国汉语学习者建立起汉语学习的身份，有助于强化汉语学习意识。同时，也会让学习者感受到汉语学习的趣味，激发更浓厚的学习兴趣。取中文名字的过程，还会促使学习者进一步去挖掘汉字的内涵和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他们去探索和学到更多的汉语知识。”

国人学英文时，往往爱取个英文名字；学西班牙文，也爱取个西班牙文名字，其目的都是为了贴近所学语言。学中文也不例外，许多外国汉语学习者爱给自己取个中文名字，有的是上课文老师给取的，为的是上课方便提问和交流；有的则是学生自己根据感兴趣的人或事取的。比如，国人熟悉的加拿大人山，说相声、做主持人，其中文水平着实了得。国人只知道他叫大山，其英文名马克·罗斯威尔反倒少有人知。

有位从事国际汉语教育的老师曾跟我说，她教中文零起点的来华留学生时，第一节课往往是给每个学生取中文名字。一般是根据学生的外文名字的中文音译稍加变换而成，也有的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而取的。她说，要想起个既有中国文化内涵、优美，又让学生易懂、易读、易写的中文名字并不容易，有时还真费脑筋。

不少外国汉语学习者反映，有了中文名字后，感觉离中国近了，甚至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几分中国味。这应该是名字与文化之间暗含的联系使然吧。

中国人的名字蕴含和反映着中国文化，如寓意、辈分、忌讳、时代特征等，有乳名、昵称、绰号之分，古人还有字、号之分。孩子的名字往往是家中长辈所起，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期望和祝福。大多数海外华裔子弟既有外文名字，也有中文名字。在学中文时，不妨问问家长，自己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寓意，为什么给自己起这个名字。知道了自己中文名字的寓意，也顺便了解了中国文化。

要想学好一门语言，就要全方位地了解其所代表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母语非汉语的人要想学好中文，取个中文名字是有益的。

点点滴滴

中文名字蕴含中华文化

刘菲

日前，在由中国翻译协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的“永旺杯”第九届多语种口译大赛上，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法国学生李飞斩获法语交替传译冠军。李飞不仅精通法语，汉语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因而才能在比赛中胜出。这么高的汉语水平，他是如何达到的呢？

李飞从少年时起就对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飞的父母曾经多次到过中国。在父母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遥远、神秘而美好的国家。他因此许下愿望，期待有一天能亲自看看中国、到中国生活。2007年，还是一名高中生的他选修了汉语课，一年后被选派到中国交流。那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下了飞机就直接坐上火车来到了北京延庆区，进入那里的一所普通中学学习，住在当地的一个中国家庭里。交流结束后回到法国后，他发现自己对中国的生活十分难忘、恋恋不舍。于是，高中毕业后，他申请到北京语言大学读书。在这里，他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学士学位，现在正在高级翻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李飞用“挑战自己”来概括他学汉语的经历。“在我们法国人看来，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李飞说，“我当初选择学习汉语，就是为了挑战自己。”初学时，李飞觉得最难的是声调和汉字。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些，他沿袭了一位汉语老师的教法，用4种颜色来标记汉语的“四声”，在颜色和声调之间巧妙地建立起记忆上的联系：记住了颜色，就能牢牢记住对应的声调，发音时就能更加准确。而汉字对李飞这样的西方人来说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图案”，是他们特别神往和喜爱的文字。一学到一个新的字词，李飞就会拿起笔在本子上写很多遍，直到掌握为止。“外国人要想学好汉语，除了运用好的学习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勤奋。汉语太复杂了，必须用功才行。”他如是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

为了把学到的汉语应用到生活和工作中，李飞选择了口译专业。“相比于

学汉语 挑战自己 做翻译 沟通世界

凌石

中国同学，我做口译的弱项是汉语，所以我必须更努力，这样才能完成翻译人员‘沟通世界’的使命。”在不算短的学汉语的时间内，李飞始终保持着勤奋的学习态度，现在，他的汉语水平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外国汉语学习者，但他却说：“汉语的博大精深让我学会了谦逊。汉语就像一座高山，就算学到90岁，我也不敢说自已已经登上了山顶。”

对于这次比赛获奖，李飞也特别谦虚：“高翻学院的刘和平教授和我的口译老师王茜能把法语交传组唯一的一个选派名额交给我，让我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性的大赛，是她们对我的信任，我特别荣幸。赛前，老师们还付出了很多精力辅导我，我很感谢她们。”除了想要报答老师，他也在大赛中证明和提高自己的口译能力。

其实，在这次比赛之前，李飞已经参与过多次中法之间高级别会议的口译工作。在工作中，他必须打起一百分的精神：会前，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扩充知识面；会中，要时刻注意用词的准确性和信息的完整性；会后，还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然而，面对这种紧张、刺激的工作，他却充满自豪感和成就感，他说：“翻译是一个以沟通和交流为主的服务性很强的职业。我的工作有利于中国和法国，乃至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使用法语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化解一些纷争和矛盾。我很享受它带来的挑战，因为它让我觉得自己活得很有意义。”

如今，即将毕业的李飞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在中国从事翻译工作，通过翻译为“沟通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图为李飞在参加第九届多语种口译大赛。



日前，意大利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下设的乌尔比诺大学孔子课堂举办“开放日”活动。

乌尔比诺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现场展示了汉字书写。中文老师现场为前来参与活动者取中文名字，得到中文名字的人开心不已。此外，活动现场还有中国知识竞赛、用筷子夹意大利面比赛等游戏项目，富有趣味性的游戏使得参与者们热情高涨。

本次孔子课堂开放日受到了乌尔比诺大学师生和当地民众的广泛关注，不少人积极参与与中华文化的体验活动，并表示出对孔子课堂学习的浓厚兴趣。

图为一个获得中文名字的活动参与者。
王林琳 贾 昊文/图

乡音做伴 一路前行

王建森

约30年前，我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波自费留学浪潮来到日本，在东京开始了追梦的留学生活。与现在的自费留学生相比，当年自费留学生的生活十分艰苦，以至于被人称为“洋插队”。

但既然出来了，就不能辜负江东父老的期望。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开始了家—学校—打工店“三点一线”的生活，日复一日，努力地学习、顽强地生活。在异国他乡，最难熬的就是想家。当年的通讯技术远不如今天这么发达便利，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攒够了钱，装上了一部电话。记得第一次与家人通话时，还未接通，我已是泪流满面。先听到的是爸爸的胶东话，接着是妈妈的沈阳话，之后是姐姐的普通话。对我来说，这3种话都是乡音，是再亲切不过的乡音。从此，乡音做伴，一路前行。

毕业后，我考入一家中日合作公司，公司的一半职员是从北京聘用的。工作虽然辛苦，但下班后常和同事相聚畅叙，吟诗K歌。那是90年代初期，在日华人还很少。在异国他乡，每天能听到乡音，每天能说着乡音，真的是太奢侈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公司终于没有抵过整个日本经济的泡沫崩盘，倒闭了，聘用的职工全回了北京。我不得不又踏上了寻找工作

的路。

这次我瞄准了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应聘时一路过关斩将闯到了最后一道关口——面试。那天，我心里非常紧张。面对6位考官，大脑飞速运转着。对答了几个日语问题之后，错觉般地听到了纯正的普通话问话：“如果工作需要经常出差，而且有时会连续一两个星期，你可以做到吗？”愣了瞬间，如梦初醒，这是乡音呀，的确是乡音！紧张的情绪立刻缓解下来，感觉整个考场的气氛都变得温暖了。

如愿进入公司后才知道，那位讲普通话的考官正是我所在部门的部长，他毕业于神户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是个中国通。后来一次聊天时他告诉我，在求职者中，我的学历是最低的，笔试成绩也不是最好的。之所以最终被录用，一是我日语的敬语掌握得非常好，二是我的汉语普通话讲得非常纯正。当时公司正在全方位地开发中国市场，需要我的语言特长。感谢我可爱的乡音，在异国帮我获得了立足之地。

进入公司后发现，这里中文专业毕业或学过中文的日本职员竟有百人之多。我常常被他们夸奖发音好听，还说我说中文特别懂。每当这时，心里美美的。感谢我可爱的乡音。

如今我已经是公司的一名老员工了，参与过的日中国家及省市级的友好交流和投资项目已经记不清了。但20多年前的一件小事，我却记忆犹新。那天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公司总部突然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听懂山东话。得知我能听懂后，指示我连夜从东京赶赴名古

屋。到后我才知道，有烟台的客户来访，由于他们的胶东口音太重，公司配备的年轻翻译基本听不懂他们说话，洽谈遇到了困难。第二天，我见到了客户，开口就用胶东话问好，客户们惊讶而激动，几乎热泪盈眶。洽谈的结果不说大家也猜到了，双方满意，合作开始。每当想念已在天堂的爸爸时，也常会想起这件小事。爸爸15岁离开家乡，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随部队南征北战，但乡音始终未改。从小听着爸爸浓重的胶东方言，使我对胶东话无师自通。想不到的是，多年后，在远离祖国的日本，竟然见到了胶东老乡，用胶东话协助了工作。我仿佛看到天堂的爸爸在对我微笑。

我曾为梦远走，尚不知自己会成为永远的异乡人。他乡的游子，走得越远，乡音越浓，走得越远，乡音越难以忘怀。因为乡音是血脉，连着亲情，连着故乡。（寄自日本）



本文作者在樱花树下

